

陈昌图《续通志·图谱略》底稿考论

——兼论其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关系

朱 学 博

内容摘要:清代陈昌图的《南屏山房集》中,保存了两卷其为《续通志·图谱略》所撰的底稿,文献价值较大。然由于陈昌图《南屏山房集》一直少有流传,此稿鲜为人知,亦未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经对比发现,此稿每条书目下都撰有解题和卷数。而在今《续通志·图谱略》的定本中,这些解题和卷数全被删去。陈氏此书目编纂时,《四库全书》亦同时正在编纂,陈昌图解题的撰写与《四库全书总目》存在密切的联系,由此从一个层面为我们揭示了三通馆与四库馆馆臣编撰工作之间存在着互相交流和影响。这些无疑为“四库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关键词:陈昌图 《续通志·图谱略》 《四库全书总目》 三通馆 四库馆

陈昌图,字南琴,号玉台,浙江仁和人。生于乾隆六年(1741),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旋入三通馆纂修《续通志·图谱略》,后充四库馆纂修。在其《南屏山房集》中还保留了所撰的12篇《四库提要》稿。从其所写提要可知,陈氏主要参与了《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并为所辑佚书籍撰写了提要。此点,张升先生已有研究^①。

其实,陈昌图《南屏山房集》卷十九、二十中,还保存了其在三通馆时撰写的《续通志·图谱略》的底稿。由于清代所修的《续通志》价值有限,一直不被重视,而陈氏《南屏山房集》亦流传不广,所以陈氏的《图谱略》底稿一直未有人注意和研究过。

一、陈昌图《图谱略》原稿与《续通志·图谱略》定本比较

陈昌图的原稿收录在其《南屏山房集》卷十九、二十中。卷十九首题“续图谱略稿上”,下小字注云:“记有,三通馆奉敕纂修。”卷二十首题“续图谱略稿下”,下小字注云:“记无,三通馆奉敕纂修。”

^①张升:《新发现的〈四库全书〉提要稿》,《文献》2006年第3期,第151-156页。

清修《续通志》上承郑樵《通志》，然而亦有创新变化。其中《图谱略》大体沿袭郑氏《通志》，分为“记有”、“记无”两卷。前者记录当时存世的书籍，后者记录已经亡佚的书籍。由于《续通志·图谱略》中记录的书籍，不记卷数，没有提要或解题，一般认为价值不大，很少有人关注。然而陈昌图的《图谱略》原稿，每种书籍都是写明卷数、撰有解题的。其解题长短不一，大体类似《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记述作者爵贯，书籍大旨，考论得失，提要钩玄。短则寥寥数字，长则数百字。这些解题不但能体现陈昌图的学术思想，也蕴含了极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将其与《续通志·图谱略》的定本比较，更纠正和补充了诸多学界目前的认识。

通过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续通志》定本与陈氏原稿差异很大，应是陈氏进呈初稿后，有人又做了大量修改，才形成现今定本的面貌。其修改主要在三方面：1. 删去陈氏撰写的解题和卷数；2. 调整陈氏图谱的分类；3. 对陈氏书目做了大量增补。

陈氏《图谱略》原稿每书下有解题和卷数。每条解题对该书都起到提要的作用，有的对书的内容还有考证，确实辨章学术，意义重大。这种做法比郑樵的《通志》是一种进步。但令人惊讶的是《续通志》定本删去了所有的解题。这其中的原因，笔者推测可能有四点。第一，《续通志》编纂的同时，《四库全书》也正在编纂，《图谱略》中的书籍大部分与《四库全书》重复，而相比较四库提要，陈氏的解题显得十分简略，所以可以删去。第二，其与同时的《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也有大量书目重复，而《续文献通考》上承马氏《通考》之作，书目下也各有提要，《续通志·图谱略》的解题亦显得重复了。第三，后来的定稿在陈氏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书目，分类也做了修改。如果都进行考证，撰写解题，工作量大大增加。删去解题，操作十分方便。第四，《续通志》上承郑樵之书，《艺文略》、《图谱略》等，郑氏书便是只记录书目，不撰写提要、卷数。所以《续通志》完全有理由避繁就简，因循旧例。

陈昌图原稿上卷“记有”共记书籍84种，下卷“记无”共记书籍101种，总计185种。《续通志·图谱略》的定稿亦是“记有”、“记无”两卷。“记有”有书174种，“记无”有书291种，总计465种。故知，《续通志》的定稿是在陈氏初稿的基楚上，作了大量的补充。而《续通志》的补充，很大程度依靠《四库全书总目》，不少书目直接抄自《总目》。其“记有”下小字注云：“一百七十四种，《四库全书》著录者六十有三，附存《四库全书总目》者一百十一。”^①

“续三通”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后才陆续修完，《续通志》于乾隆四十九(1784)年方告完竣^②。其时《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完成，三通馆臣可以方便地使用《四库总目》对照增补。而实际上，三通馆臣在撰写书目的时候，本身也有一条准

①《续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6页。

②王钟翰：《清三通纂修考》，《王钟翰清史论集》第3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1626页。

则,就是要尊奉《四库全书》。《续通志·艺文略》亦是参照《四库全书》,其每类书目最后都有“以上见文渊阁著录”或“以上见《四库全书存目》”云云。而“记无”中的书,本身就是已经不存的书籍,所以无法依靠《四库全书》,《续通志》“记无”下小字注云:“见宋《艺文志》、明《艺文志》、朱彝尊《经义考》及各家书画谱书目。”^①

陈昌图原稿开篇有《图谱略》小序,《续通志》的定稿沿用了陈氏的序并做了一些修改。

陈昌图原稿	《续通志》定稿
谨按:图谱之义,具详于郑樵“索象”、“明用”之说。樵自谓综天下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有无,各著于篇。记有者凡一百有六,而记无篇中所列亦多至一百七十五种。盖存亡之数,已略相等。然如天文横图、圆图、紫微分野等图,地域方丈、方尺、血脉转运等图,并一图可以赅之。《毛诗图》虽亡,可本陆玑图而补之。《尔雅图》虽佚,可因郭璞注而写之。绍闻述古,作者代兴。或昔有而今无,或昔无而今有。非综括群书而汇订之,则有无之数固难为定论也。恭逢圣世右文,图籍大备,册府所储,光昭珠壁。更复网罗遗帙,凡海内藏书毕输秘馆。皇上几馀览观,亲加釐定。牙签竹简,悉奉睿裁。图谱之孰有孰无,瞭如指掌。兹撰《续略》,断自淳熙,迄于明季。采诸史志,旁及各种书目,以类相从,而要不得戾于郑《志》之例。其间有稍为变通者,盖郑氏记有不分条目,而记无则自地理而下,各标题而件系之。同途歧轨,安所适从。又大半不著撰人姓氏,如《王制井田图》阮逸逸、余氏希文皆有之,而郑氏但云《井田图》而已。《钱谱》则梁顾烜、唐封演、宋董道并有成书,而郑氏但云《钱谱》而已。论世知人,将安所指。至世系一条,则直叙云帝系之谱。皇帝之谱,戚里之谱,百官族姓之谱,未标其为何代之书,亦未实指为某某之所著。但综举之以存其部耳。甚而击柝试马、春社莲社之图,无关考订者并滥及焉。非但漏网漏讥,体例亦觉不伦矣。是编但取其有资实用者,考定源流,分别得失,釐为二卷。若阴阳符瑞之说,多出后人傅会,竺乾符策,别归二藏,概不甄录云。	臣等谨案:图谱之传,与经籍相表里。班固《艺文志》以《易神枢图》、《春秋世本》、孙轸《形势图》分缀于六艺、诸子之列,隋唐史志并沿其例。郑樵《通志》始辑图谱为专门,首述“索象”、“原学”、“明用”以辨其源流,次分记有、记无以考其存佚。上起周秦,下迨北宋。记其有者一百有六,记其无者一百七十有五,其用意可谓勤矣。然郑氏生当南渡,局于方隅,见闻未广。于前代著作或存或亡,抵牾罅漏,自不能免。且书属草创,体例未纯,尚有待于更正。恭逢圣主右文,图籍大备。册府所储,光昭球壁。更复网罗散佚,凡海内藏书,毕输秘馆。皇上几馀观览,亲加釐定。图谱之孰有孰无,稍诸《四库》,瞭如指掌。臣等分撰《续略》,断自淳熙,迄于明季。博采史志旁,及画谱书目以类相从,而要不得戾于郑《志》之例。其间有稍为变通者,盖郑《志》记有不分条目,而记无则自地理而下各标题而件系之。同途歧轨,安所适从。又大半不著撰人姓名,论世知人,将何所考。至于世系一条,但直叙云帝系之谱,皇帝之谱,戚里之谱,百官族姓之谱,既未标其为何代之书,亦未实指为某某之所著,尤为缺略。其而击柝试马、春社莲社等图,无关考订者亦滥及焉,未免混杂无伦矣。是编但取其有资实学者,考定年代,分别门类,釐为一卷。若后世文人游艺涉笔成图,与夫私家谱牒偶见存留者,均从芟薙。阴阳符瑞之说,多出傅会。竺乾符策,别归二藏,亦不复分条缀录云。

①《续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4册,第611页。

上表中画线之处,皆为《续通志》沿袭陈氏处。明显看出,无论是行文语序还是思想内容,《续通志》基本因循陈氏,只是删减了陈氏的一些例子,对修辞做了一些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其明确提出了“稽诸《四库》”的话。

陈氏撰写《图谱略》时,是没有要以《四库》为准确的要求的。此点,一方面陈氏自己的初稿有很多和《四库》相异,甚至相左之处。另一方面,陈氏如果以《四库》为准,不可能少收上百种《四库》著录的书籍。且陈氏撰写此稿的时候,《四库全书总目》尚未最后完成,如上所言,陈氏后又入四库馆任职。

对图谱的分类,《续通志》也做了较大修改。二者分类如下:

陈昌图(记有)	《续通志》(记有)
易、书、诗、春秋、礼、乐、孟子、经学、世系、百官、天文、算数、时令、地理、兵、刑、食货、艺术、医药。	〈经学〉:易、书、诗、礼、乐、春秋、四书、总经、小学。〈史乘〉:编纂、论赞、世系。〈天文〉:测算、岁时。〈地理〉:总叙、都邑、山川、外域。〈政典〉:仪制、食货、兵防、刑法。〈学术〉:统续、性理、文辞。〈艺事〉:五行、医药、杂技。〈物类〉:器用、饮食、植物、动物。

陈氏原稿“记有”卷分易、书、诗等共十九类,而“记无”卷增加了孝经、论语、小学三类。《续通志》“记有”卷分经学、史乘、天文、地理、政典、学术、艺事、物类共八大类,三十二小类。“记无”卷在“四书”下增加了“孝经”一类。

对比而言,陈氏只用了一级分类,其门类设置乃是参考郑樵,略作改动。如设易、诗、礼、乐、春秋、孝经、经学等,删去会要、阴阳、小学等。郑樵所设“经学”的意思,大体相当于后来“总经”的含义。陈昌图依然沿袭郑氏把“经学”与“春秋”、“孟子”等设作平行一类,其实稍不合理。因此《续通志》作了调整,在“经学”大类下,重设了“总经”一门。再者,陈氏把《菊谱》、《竹谱》等归入“医药”一类,也不合理。故《续通志》又重新进行了门类的设置,并采用了两级分类,又细化了条目,将陈氏不合理的分类做了改正。如在“物类”大类下,设置“植物”小类,《菊谱》、《竹谱》等书全归其下。

下面举陈书与《续通志》中《周易》类书目为例探讨:

	陈昌图原稿	《续通志》定稿
记有	俞琰《易图纂要》、张理《象数钩深图》、《易象图说》、钱义方《周易图说》、朱升《易旁注前图》、韩邦奇《卦爻要图》、郑敷教《周易图考》、王寅《周易图说》。	吴仁杰《易图说》、雷思齐《易图通变》;钱义方《周易图说》、张理《易象数钩深图》、又《易象图说内外篇》;朱升《周易旁注图说》、刘定之《易经图释》、黄芹《易图识漏》、吕怀《周易卦变图传》、龙子昂《看易凡例图说》、陈第《伏羲图赞》、刘日曦《易思图解》、李奇玉《雪园易义图说》、秦鏞《易序图说》、来集之《易图亲见》。
记无	王宗道《易说指图》、司马子已《先后天图》、柳申锡《三易图说》、吕中《易图》、齐梦龙《周易附说卦变图》、程新恩《易图》、	张杲《周易罔象成名图》、孙份《周易先天流衍图》、饶鲁《太极三图》、史彌大《衍极图说》、王宗道《易说指图》、乐洪《周易卦气图》、林栗《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大衍总会图》、又《六十四卦立成图》、司马子已《先后天

(续表)

	陈昌图原稿	《续通志》定稿
	张杲《周易罔象成名图》、刘整《易纂图》、严养晦《先天图》、瞻思《奇偶阴阳消息图》、陈谦《河图说》、叶应《易卦方位次序图》、颜茂猷《天皇河图》。	图》、柳申锡《三易图说》、齐梦龙《周易附说卦变图》、程新恩《易图》、郑仪孙《易图说》、俞琰《易图纂要》、又《六十四卦图》、刘整《易纂图》；程龙《易图补》、倪渊《易图说》、严养晦《先天图义》、谢仲直《易三图》、许天簾《易象图说》、瞻思齐《奇偶阴阳消息图》、卢观《易集图》、吕洙《易图说》、邓綰《大易图说》、邵整《六十四卦图说》；朱升《周易旁注前图》、谈纲《易考图义》、刘玉《执斋易图说》、余诚《易图说》、周垣《易图说》、顾允成《易图说臆言》、刘宗周《读易图说》、潘士龙《演易图说》、王寅《周易图说》、容若春《今易图学心法释义》、王润孙《周易图解》、季本《图文馀辨》、金润《周易图解》、左辅《周易图说》、叶应《易卦方位次序图》、韩邦奇《卦爻要图》、张廷芳《易经十翼章图蕴义》、胡宾《易经全图》、沈束《易图》、沈亨《卦画图》、任庆云《易图集览》、陈林《周易图》、郑敷教《易经图考》、程观生《易内三图注》。

对比上表可知,陈昌图“记有”卷中俞琰的《易图纂要》、韩邦奇的《卦爻要图》、郑敷教的《周易图考》、王寅《周易图说》,在《续通志》的定稿中全归入“记无”卷。《续通志》之所以如此改动,主要是以《四库》是否收入为标准的。

如《四库全书总目》于《周易集说》提要云:俞琰“惟《易外别传》有本单行,《读易举要》、《易图纂要》见《永乐大典》,馀皆未见。”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读易举要》后又云:“琬别有《六十四卦图》、《易图合璧联珠》、《易图纂要》诸书,旧与此书合刻。修《永乐大典》之时,割裂庞杂,淆其端绪。惟‘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两图,犹标俞琬《纂图》之目。其馀诸图尽冒《读易举要》之名,合并为一,殊为淆乱。今悉考订汰除,以还其旧焉。”^①此处馆臣所说的《纂图》就是《易图纂要》,并未收入《四库全书》。

此书历来诸家书目著录都是一卷,朱彝尊的《经义考》注此书:“二卷,存。”^②陆心源曾藏元刊本《易图纂要》一卷,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清抄本,亦作一卷。陈昌图作两卷,似是自《经义考》来。此书当时尚有而《四库》未收,陈昌图入“记有”卷原不误,《续通志》却因《四库》未收而归入“记无”卷。

同样,韩邦奇《卦爻要图》、郑敷教《周易图考》、王寅《周易图说》,《四库》都未收录。而朱彝尊《经义考》皆记“存”,惟王寅《周易图说》朱氏作《周易自得编图说》。陈氏这类经部图谱、图说书目,不少是自朱彝尊《经义考》抄出,不但卷数、

^①《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3年,第20-21页。

^②朱彝尊著,林庆彰等校:《经义考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05页。

存佚的记录与朱氏一致,陈氏很多解题亦是节抄和转引自《经义考》(详见下文)。而《续通志》“记有”卷,较陈昌图增加了一倍的书目,这些皆见于《四库全书总目》。《续通志》“记无”卷,更增补了大量的书目,主要应如三通馆馆臣所言,采自《经义考》、宋元明史志书目等。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增补,主要是由于陈昌图撰稿时,主观上较为随意,疏漏较多。陈氏不少书目采自《经义考》,按理说完全可以仔细翻阅《经义考》,从中抄录所需书目。然而《经义考》中有大量的书目,陈氏没有抄录。所以《续通志》定稿中,自《经义考》中补充了一倍多的书目。

又如《春秋》类的书目:

	陈昌图原稿	《续通志》定稿
记有	傅逊《春秋古器图》、张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谱》	利銮孙《春秋握奇图》
记无	郑樵《春秋地名谱》、徐梅龟《春秋指掌图》、邓名世《春秋四谱》、吴莱《春秋传授谱》、吴国伦《春秋世谱》	洪勋《春秋图鉴》、刘英《春秋列国图》、张杰《春秋图》、又《春秋车服图》、崔表《春秋世本图》、郑樵《春秋地名谱》、沈炎《春秋指掌图》、邓名世《春秋四谱》、徐梅龟《春秋指掌图》;吴莱《春秋世变图》、又《春秋传授谱》;吴国伦《春秋世谱》、张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谱》、傅逊《春秋古器图》

陈昌图“记有”卷中只有傅逊《春秋古器图》、张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谱》两书,而此二书《续通志》定稿时全改入“记无”卷。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无此二书。《经义考》中注此二书“存”,且陈氏对此二书的解题,亦明显是节抄《经义考》。《续通志》“记有”卷只有利銮孙的《春秋握奇图》一书,此书是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陈昌图似是不知此书,故而未及。《四库全书总目》所载此类图谱,亦只有《春秋握奇图》一书,所以《续通志》定稿亦只此。

此外,如上所举亦可以看出,陈昌图记录的书名、作者与《续通志》定稿偶有差异。如陈昌图《《易》类》的严养晦《先天图》,《续通志》作《先天图义》;郑敷教《周易图考》,《续通志》作《易经图考》。这些大体是一时率笔,无关宏旨。也有《续通志》小误的,如《奇偶阴阳消息图》,陈昌图解题云:“瞻思撰,思字得之。”^①而《续通志》误作“瞻思齐”撰^②,多一“齐”字。

还有一条是有关《图谱略》体例宏旨的,陈昌图不误,而《续通志》有误。陈昌图在“经学”条目下注云:“臣谨按:《中兴书目》绍兴中布衣杨甲撰《六经图》六卷,乾道中抚州教授毛邦翰复增损之……其后东嘉叶仲堪又增订之,而郑樵‘记有’篇失载。兹撰《续略》断自淳熙,不复甄录,因附著于此。”^③南宋杨甲的《六经图》乃是绍兴时成书,乾道间复经增订。陈昌图明确表示:《续通志》本身是上承郑樵之作,所以撰《图谱略》“断自淳熙”,只收淳熙以后的书目。而杨甲《六经图》在淳熙以前,所以不收。上文所引《续通志》定稿序言,沿用陈昌图之

①陈昌图:《南屏山房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3页。

②《续通志》,第611页。

③《南屏山房集》,第386-387页。

论,云:“臣等分撰《续略》,断自淳熙,迄于明季。”所以《图谱略》后来的修订者违反此体例收入杨甲《六经图》,是十分奇怪的。

二、陈昌图原稿特色与其不足

通过陈氏《图谱略》稿中书目的分类和解题的撰写,可以看出陈氏自身的学术思想和特色。

1. 以经学为重

研读陈昌图的解题,可明显看出其特别重视经学。此稿中将近一半的书目是关于经学的,而且这类图谱书目的解题也较为翔实。其他如植物、动物、器具一类的谱录编撰时较为随意,篇幅也很小。如其“记有”卷中,花木一类只载四种书。这种现象和当时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清代学术以经史考据为擅场,研究经学的风气浓厚,自然特重经学。且四部分类以经学为首,群书以五经为首,陈昌图的学术取向当然亦受此影响。

2. 多采《经义考》及宋、明书志目录

细致分析陈昌图经学一类图谱的解题,可以看出其十分依傍朱彝尊《经义考》。一方面,陈氏此类书目的解题共计93则,其注明引据《经义考》者有12则。另一方面,陈氏有大量解题未注明引自《经义考》,实际上其文字是节抄《经义考》或依据《经义考》提供的材料概括出来的。

比如《周易图说》一书,元钱义方撰。陈昌图云:“义方字子宜,潮州人,尝举进士。是图成于至正六年,上卷图七,下卷图二十。其论《洛书》及采摭诸图并有所见。叶氏《蓁竹堂书目》作《蓬钱氏图说》,当即其别号。”^①

朱彝尊《经义考》亦云:“叶氏《蓁竹堂书目》有《蓬钱氏图说》,当即义方别号。”^②今查《蓁竹堂书目》载:“《周易蓬轩钱氏图说》一册。”^③

由于朱彝尊《经义考》中脱一“轩”字,“蓬”作“篷”,陈昌图照抄而不察。也正是由于这个错误的沿袭,我们可以断定,陈氏此条解题抄自朱彝尊《经义考》。

又如明代周安的《九经图注》,《经义考》云:“佚。陆元辅曰:‘安字孟泰,莆田人。家贫,遇鬻书者,以耕牛易之。卒后遗书为外孙所焚,邻人亟拾之,得《九经图注》,制度极精巧。’见周莹《藏山录》。”^④陈昌图云:“按,安字孟泰,莆田人。陆元辅曰:‘《九经图》制度极精巧。’见周莹《藏山录》。今佚。”^⑤

二者对比可见,陈昌图解题完全是节抄《经义考》,然而并不注明,故看似是陈氏自己据周莹《藏山录》摘出陆元辅之言。

①《南屏山房集》,第382页。按,钱义方为潮州人,陈书作“潮州”,似是手民之误。

②《经义考新校》,第849页。

③叶盛:《蓁竹堂书目》,《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

④《经义考新校》,第4445页。

⑤《南屏山房集》,第396页。

据笔者统计,类似这种不注明而节抄《经义考》的解题约有18则。加之前所言注明者12则,共30则,为总数的三分之一。

此外,陈昌图还参考宋明史志、《文献通考》、《千顷堂书目》等。如其所记徐光启《见界总星图》、《赤道两星图》提要,论述黄道、赤道经纬,天文星躔历算,洋洋四百字,其实都是自《明史·天文志》抄出。

3. 部分内容较《续通志》定稿更胜

有不少书目著录,陈昌图《图谱略》稿不误,《续通志》定稿反有误。如上文所举的杨甲《六经图》陈昌图明言不该收,而《续通志》却误收。

又如,陈昌图“记有”卷中载《毛诗纂图》二十卷。《续通志》作《纂图互注毛诗》,归入“记无”卷。此书应即是《纂图互注毛诗》二十卷,今有宋刻本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陈昌图所记不误,《续志》误归入“记无”卷。《春秋古器图》一卷,明傅逊撰。陈昌图入“记有”卷,《续志》入“记无”卷。《四库全书总目》载傅逊《左传注解辨误》二卷,后附《古器图》一卷,可见《续志》亦误。

然而由于《图谱略》涉及经史、杂艺,包含天文、地理,点多面广,不少还是如历算、医药等专门之学。陈昌图以一人之力搜集书目,撰写提要,难免有疏漏不足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者,陈昌图好节抄转引他人材料,既不注明,又不复核,故而因循沿误。如其所引方志、书前序跋、《千顷堂书目》等明人书目,往往是节抄、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其所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往往是自《文献通考》转引。其中有陈昌图言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者,实际是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比如《六合掌运图》,陈昌图解题云:“宋人撰,姓氏无考。按晁氏《读书志》不著撰人姓氏,凡四十四图,首列禹迹,次中兴后南北二境,次边关险要,疑绍兴后人所作。”^①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六合掌运图》一卷。晁氏曰:‘不著名,凡为四十四图,首列禹迹,次为中兴后南北二境,其后则诸边关险要,以及虏地疆界亦著之。’”^②其实马端临所引之文,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③,晁公武书中并无此书,马端临误将“陈氏”写作“晁氏”。而陈昌图之解题明显是自《文献通考》抄出,但未覆核晁书,所以以讹传讹。

二者,陈氏有时比较随意,缺略特多,门类设置略不合理,这些上文已有论及,不再赘述。此外,陈氏往往一类书目不求搜罗详尽,只抄几种聊备门类而已,如其“记无”卷未收花木鸟兽一类图谱,而“记有”卷花谱一类竟亦只收宋人《菊谱》一种,砚谱一类亦只收宋代《端溪砚谱》、明代温博《砚谱》两种。

三者,陈氏考证偶有失误之处。如旧题元代费著的《蜀笺谱》,陈氏归入“记无”卷,其实此书尚存世,《四库全书》中亦收。再如明代卜大同的《备倭图记》亦存,陈氏亦误以为不存。又如《端溪砚谱》一书,陈昌图云:“宋叶樾撰。按

①《南屏山房集》,第398页。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第1698页。

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第171页。

《分省人物考》：樾字文叔，缙云人，淳熙时传此谱。”^①其实，此书一卷，原不著撰人，卷末有淳熙十年七月荣芑题跋，云：“缙云叶樾交叔传此谱，稍异于众人之说，不知何人所撰。称徽祖为太上皇，必绍兴初人云。”^②以荣芑所言，此谱作于南宋绍兴初，而他在淳熙十年时已不知何人所撰，只云叶樾传此谱。由此可见，此书并非叶氏所撰，陈昌图未加细考。

三、陈昌图原稿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

陈昌图撰写《图谱略》稿，和《四库全书》的修纂在同一时期，而他搜罗书目、撰写书目解题的工作和《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纂修工作有相似之处，所以二者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可能。两种提要间的对比也证实了此点。

1. 陈昌图有的解题明显抄自《浙江采集遗书总录》

如《五经图》一条，陈昌图解题云：“明卢谦撰。按，谦庐州人。是书谦官信州时所得，归以授其邑令章甫更为刊行。”^③而《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此条云：“明侍郎庐江卢谦撰。系谦官信州时得石本，归以授其邑令章甫更为板行。”^④又如《石谱》一条，陈昌图云：“明林有麟撰。按，有麟云间人。是谱取群籍中如壶中九华、宝晋斋研山之类，各为写形题咏。”^⑤而《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此条云：“明云间林有邻撰。检取群籍中如壶中九华、宝晋斋研山之类，各为写形题咏。”^⑥二书对比可见，其文字几乎一样。

又如《研几图》一条，陈昌图云：“宋王柏撰。按，是图阐明《大易》、《洪范》传，《诗》二南以及宋儒之旨，凡七十三图，柏自为序。”^⑦而《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此条云：“宋京华王柏撰。共七十三图。其阐明《易》、《范》二书之义者，居十之七。如《诗》之二南，《大学》之三纲八目，致知格物，《中庸》之章句，宋儒之《太极》、《西铭》、《皇极经世》、《蓍法》、《通书》，皆图而论之。”^⑧对比可知，虽然二者的文字不是完全相同，但是陈昌图的文势、内容和援引材料和《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几乎一致，应是自其概括。

由于浙江采集遗书是乾隆三十七年秋至三十九年夏分十二次进呈，前十次编为“甲至癸十集”，第十一次、十二次进呈补编为“闰集”，《遗书总录》是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刊刻^⑨。上所引《研几图》一条是在“闰集”中，故而陈昌图

①《南屏山房集》，第390页。

②《端溪砚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0页。

③《南屏山房集》，第387页。

④沈初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3页。

⑤《南屏山房集》，第391页。

⑥《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第438页。

⑦《南屏山房集》，第387页。

⑧《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第765页。

⑨《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第3页。

撰写这些解题的时间,应不早于三十九年。另需说明者,陈昌图并未参考《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中所有的图谱类书目的提要,因为如朱升的《周易旁注前图》、杨复的《仪礼图》等书,陈氏的解题和《遗书总录》就迥然不同。

2. 陈昌图撰写的解题许多与《总目》有联系^①

如《禹贡山川地理图》一条,陈昌图云:“宋程大昌撰。按本传:大昌字泰之,休宁人。孝宗朝直学士院权吏部尚书。《艺文志》作《禹贡论图》五卷。马端临《经籍考》:图凡三十有一。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通志堂经解》仅存图目,亦止三十。今据《永乐大典》所存二十八图,定为二卷,录存《四库》。”^②而《总目》此书提要云:“宋程大昌撰……《宋史·艺文志》载大昌《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又《禹贡论图》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谓:《论》五十二篇,《后论》八篇,图三十一……《通志堂经解》惟刻其前、后《论》,而所谓《禹贡山川地理图》者则仅刻其叙说。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之,只缺其九州山水实证及禹河、汉河二图耳。其馀二十八图岿然并在,诚世所未覩之本。今依《通志堂》图叙原目,并为二卷。”^③

《总目》提要还有很多考证文字,内容十分详细,讨论得失,阐明大旨,是陈昌图简短的解题所不能比的。但细读两者,明显看出虽然一简一繁,然而内在的行文顺序和引据都相近。特别是陈氏所言“今据《永乐大典》所存二十八图,定为二卷,录存《四库》”的话,完全可看出他与四库馆臣之间存在信息的交流,表明三通馆的纂修工作和四库馆的纂修工作之间,是存在内部交流和内在联系的。

又如《谷谱》一条,陈昌图云:“元王桢撰。按,是谱谷之属十有四,蔬之属十有一,蔬之属十有九,果之属十有八,竹木九,杂类八。附以《备荒论》一篇。臣又按,《文渊阁书目》曰:王桢《农书》一部十册。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农桑通诀》六、《谷谱》四、《农桑图谱》十二,总名曰《农书》。今《大典》分为八卷,割裂缀合,已非其旧。与浙省所进刊本卷数不符,然刊本《谷谱》缺末一卷。今外间《农务集》即从是书摘抄者也。”^④《总目》该书提要云:“《农书》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元王桢撰。桢字伯善,东平人,官丰城县尹。《文渊阁书目》曰:王桢《农书》一部十册。《读书敏求记》曰:《农桑通诀》六、《谷谱》四、《农器图谱》十二,总名曰《农书》。《永乐大典》所载,并为八卷,割裂缀合,已非其旧……今外间所有王桢《农务集》即从是书摘抄者也。”^⑤

①笔者将陈书与《四库全书总目》、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本书前提要和《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对比。《初次进呈存目》中的书目由于并非《四库全书》最后完成之作,书目较《总目》更少。陈氏所记书目,只有很少一部分载入其中。其他三阁书前提要与《总目》之间虽然各有差异,但是与本文论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故此处的对比主要以《总目》为对象论述。

②《南屏山房集》,第383页。

③《四库全书总目》,第91页。

④《南屏山房集》,第390页。

⑤《四库全书总目》,第853页。

以上两段对比,陈昌图“臣又按”后的内容和《总目》几乎一样,当然《总目》后文还有大量考证的文字。陈昌图还提及浙省所进刊本卷数不符,其《谷谱》缺末一卷。查《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载:“三书元东鲁王桢撰。详载农桑艺植蔬谷及器具等物,并有图说。惟《谷谱》内缺末一卷。”^①

此书四库馆臣并未收单行本,而是自《永乐大典》辑出《农书》二十二卷,其中包括:《农桑通诀》六、《谷谱》四、《农器图谱》十二。并且陈昌图和四库馆臣都明确说明《大典》分为八卷,割裂缀合,已非其旧。而浙江省采进的《谷谱》是十一卷刊本,陈昌图此书亦记作十一卷,乃是依《浙江采集书录》。

3. 陈昌图解题与《总目》内容、观点有所出入

虽然,陈昌图此谱录的编纂和《四库全书》纂修之间存在联系,然而不同人对同一书目的内容评价和观点,都会有所出入。陈昌图的解题有不少和四库馆臣的观点有所不同。比如明代郑晓的《禹贡图说》,陈昌图认为:“此书分疆界,列山川。开卷披玩,恍如身历九有。”^②然而,四库馆臣则云:“胡渭《禹贡锥指》每征引之,然核其全书,实多疏舛,渭未及一一辨也。”^③

又如明代张世贤的《脉诀图注》,陈昌图只言卷数分合等版本问题,对内容则不置可否。而四库馆臣则言张世贤所见《脉诀》,乃是伪书,并非是王叔和之作:“世贤不考,误以《脉诀》为真叔和书而图注之,根柢先谬,其他可不必问矣。”^④此外如《希姓谱》一书,陈昌图记作“明代单龙周撰”^⑤,而四库馆臣作“国朝单隆周”^⑥。

纵观陈昌图解题,其对于所记之书,少有批评贬抑。不少往往仅叙述作者生平爵里,书目版本信息,对内容优劣不置可否。而四库馆臣则详论内容主旨,考究得失;不少更往往大加驳斥,评价很低。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陈氏此书主要是书目解题性质,本身就比馆臣的提要简单很多,不可能详细考究、评论。另一方面,陈氏以一人之力撰写,难将所有书尽读一遍,不少只是据其他书目转抄或是依据其书序言而已。所以陈氏也很难讨论其书得失、优劣。

4. 陈昌图撰写解题与《永乐大典》辑佚有所关联

陈氏所记的部分图谱,其时已经亡佚,但是由于《四库》的纂修,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不少原本亡佚的典籍。陈昌图虽然是为三通馆《续通志》编纂略稿,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沟通是十分方便的,且编纂书目提要的工作也十分类似。所以陈氏可以获得一些《永乐大典》辑佚的信息,诸如元代王喜《治河图略》、李衍《竹谱》等书,都是自《永乐大典》辑出,陈昌图采入书目的。甚至可

①《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第481页。按,“三书”即指《农桑通诀》、《谷谱》、《农器图谱》。

②《南屏山房集》,第384页。

③《四库全书总目》,第109页。

④《四库全书总目》,第882页。

⑤《南屏山房集》,第387页。

⑥《四库全书总目》,第1177页。

以看到当时辑出后撰写的提要,并参考化用在自己的解题中。

如《熬波图》一条,陈昌图云:“元陈椿撰。按,椿,天台人,元统时为下砂场盐司。据原序,是图凡四十有七,各团灶坐、晒灰打卤之方,纤悉毕具,今《永乐大典》仅四十二图,盖缺其五矣。”^①《总目》提要云:“元陈椿撰。椿,天台人,始末未详。此书乃元统中椿为下砂场盐司,因前提干旧图而补成者也。自各团灶座至起运散盐,为图四十有七。图各有说,后系以诗。凡晒灰打卤之方、运薪试连之细,纤悉毕具。”^②此书是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陈氏之解题与《总目》是非常相似的。

又如上文所引《谷谱》一条的例子,亦提到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之本。不过考虑到陈氏还袭用了《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的提要,似当时其并未见此篇《总目》提要之定稿。可能是自《永乐大典》辑出《谷谱》后,先写最初的提要,后来馆臣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最后才形成《总目》定稿的面貌。而其时,陈昌图亦援用最初的提要,撰写自己的解题。所以陈氏的解题和最后的《总目》虽有诸多相似,却又不尽相同。

然而,有部分陈昌图与《总目》相似的篇目,究竟孰先孰后,由于资料有限,很难有确切的结论。陈昌图文集中有《三通馆上总裁武进刘相国书》^③,此信是回答总裁刘纶所问辽、金、元国服问题,而刘纶乾隆三十五年任三通馆副总裁^④,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任《四库全书》处正总裁^⑤,同年六月卒。由此可知,陈昌图此信是写于这三年间,其时陈氏正在三通馆中供职。又鉴于上文论及,陈氏解题中引用《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的内容,可以推测陈氏应是乾隆四十年以后才离开三通馆,其后便入四库馆任《永乐大典》纂修与分校官。

综上所述,陈昌图所撰之《图谱略》底稿的史学、目录学价值十分重大,其中大量信息显示了三通馆编写书目及提要的工作与四库馆间存在重要联系。对陈昌图《图谱略》底稿的研究,无论是对清代“续三通”的纂修史,还是“四库学”的研究,都具有新的意义。

【作者简介】朱学博,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诗经》学。

①《南屏山房集》,第389页。

②《四库全书总目》,第709页。

③《南屏山房集》,第435页。

④王钟翰:《清三通纂修考》,《王钟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621页。

⑤《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3页。